春 雪

黎胜勇

一

到今天，这场及时可爱的春雪，如画笔一样已经在故乡村里的山山水水间均匀地涂抹勾画了三天三夜了。

记忆里似乎好多年的春天里，没有过这样叫人畅快淋漓的好事情了。雪下成了气候，待到这雪化时，无论是平地、还是坡地，对于刚熬过严冬的小麦、燕麦、豌豆、蚕豆、油菜这些庄稼来说，对于正孕育着出菜薹、蒜薹和其它急待复苏的菜蔬来说，该是足墒了的。

沙尘暴铺天盖地的焐了一天，憋闷了到村旅游、小住的各路客人。他们从毗连着的张家、李家、赵家门口走出来，冒着风雪拍照看雪景。大人小孩的喜悦情绪，都在脸上表达得明明白白的。

我们村是平利秋山下的一个坝子，四面山环，中间水绕，两岸层层梯田，徽式风格的白墙瓦屋二层小楼，连户城街，依山麓修建。自然风光，田园景观，本来就还不错，加之土地里长出来的粮食蔬菜又富硒，家家房子又都宽绰，因袭古盐道驿站文化，姑娘媳妇在知人待客礼数方面，在家常茶饭菜手艺方面，也都是拿得上桌面的。就着这个底子，高速路通了之后，自前年开始，村上的集体经济公司就和省市县的旅游公司合作，搞了个“乡居工程”。农户自愿参加，又选出各方面条件合适的五十多户，每家拿出三两万块余钱，改造出一两个带洗手间、配空调、电视、移动网络的标准间。上面又给些钱，村里建了一个公共停车场，恢复了过去的廊桥，修了几处小景观。旅游公司定期送来客人，村上统一调配，分到各家里住下，吃明码标价标的农家饭菜。这样，家家户户的妇女劳力、自产的粮食、菜园里的蔬菜，就地变成了红票子。听说，收入都不错。各家还赛起来栽树种花，美化庭院，比卫生、比服务，厨艺上也是暗暗使着劲儿，劲头蛮高，势头很好。

二

小雪花，还像筛子筛下的沙粒一样密集地飞舞。大地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景观亭周边的石楠树叶上、天竹叶上、枇杷树叶上、冬青树叶上、景观石上……绿的叶、红的叶间，画出了多幅好看的画。只有河堤坎上的迎春花别样，它们弧状密麻麻披垂的枝条上，是无论如何也留不住雪的，金黄的花瓣，大红的底托，看着像扎了个娇俏姿势跳出来看雪的样子，吸引了好几个拍照的客人。

我咯吱咯吱地大步走在深过脚背的雪地上。我走得远些，走过门前的小木桥，走过排满小轿车的公共停车场，走过有点狭窄汩汩流水的堰渠坎，走上前年秋天加装了酱色护栏的宽展的河堤。想看看雪野中可还有没被雪掩饰住的什么植物。看还有些啥树或者草，还在雪之上绿着。河边风中摇摆着的丝丝柳条，叶苞瑟缩的紧贴着已经泛绿的枝皮。环村的整个山坡都是白的，山谷是黑白相间的。四野里绿的主体，泡水的冬田之外，当然只可能是压在白雪下面的麦苗了。也看到堤内的一种长叶的绿草，它们把几根针样油光发亮的绿叶伸出雪面。大多的树枝都秃着，细枝留不住雪，只在枝丫窝上留着一些雪。而满是绿叶的竹子、桂花、大叶女贞树、冬青树，密密麻麻的上层叶面都有雪，雪不仅洁净了叶面，还成为树冠崭新的装饰。

堤上，差不多印满了踏雪客人留下的足迹，大大小小，不同方向的杂沓着、叠加着。而我自己的脚印，一回头，就再也找不见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似乎是有个声音在调侃我想弄清自己足迹的意图。

天空，雪花纷纷扬扬。只是风，感觉是硬了些。相信这雪，会一直落的。那样，就下够三天了。积雪也有一大拃的厚度了，会有更多的小草，得到这场春雪的关爱。受益最大的麦苗、油菜，它们在吸饱了雪水后，会亮出一年里最好的精神头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就有了一片片金色菜花、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荡漾了。

农谚已经得到印证：一日黄沙三天雨。大前天一整天的沙尘，前天风息天净。雪是从前天傍晚下起来的。那时候我正在村路上散步。我注意到地面油光，一开始是下到地面就结成冰的冻雨，不久雪就大了。冻雨铺底，又加上浮雪，村口的高速路交互站被迫关闭。看停车场上车满的样子，村里各家滞留的客人都没走成。

三

昨天凌晨醒来的时候，朦胧中看到玻璃窗外的雪花，在欢快地打着旋，在漫无目的舞动。风呼啦啦的吹过屋后的竹林、吹过围墙头的枯芦苇。听得到风吹进瓦缝里，又吹向远处的声音。知道它们是吹向了雪原上那几间由土墙老房子改造出的民宿客栈，那房子的窗户里肯定还亮着橘黄色灯光。

我感觉得到，风雪中有一个声音在响着。那是去年来村里建起这间民宿客栈的主人们——几位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的小伙子，他们是一个室内管弦乐队的组合。昨晚听他们演奏莫扎特《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的余音犹在耳边。一阵嘹亮，一阵轻松，一阵飘逸，一阵幽怨，一阵缠绵低回。他们开启的是一种高雅文化参与乡村振兴的新模式。是靠自己的专业、智慧自主创业。他们的木屋，有供来村里的客人白天晚上喝茶、喝咖啡听音乐吧，那里设置有最低消费，但一般都是满场的。

昨天傍晚，雪停了一阵子，大约是两个钟头。夜里，则接着下。今早上起来，见满天是不大的雪花？准确地说，是密密麻麻的雪粒子了。它们如同夏天黄昏的路灯光里追光的小虫子，都在横着向西方飞舞。来户外的，又多了许多的小孩子，他们玩雪、塑雪人、大人小孩相互追逐着打雪仗了。童年的快乐少得可怜的孩子快开学了，快玩不成了，是得抓紧时间猛玩一下，何况还是雪！

四

河水之上，似乎有缕缕淡薄的烟在渺渺的飘。河滩里，高出水面的石头上，都顶着一层雪了。不流动的水面，结着薄的冰。冰面上刚落的雪粒，像浸了水的蔗糖，看着有颗粒感在，只是没有了雪的白色。

河边草地里，一个用力向上坡滚雪球的小女孩。她的爷爷在远远的地方，缩着脖子，袖着双手旁观。小女孩的脸蛋冻得红红的，她胖胖的两只小手成红萝卜色了。

“爷爷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老天爷下了沙尘，把啥都弄脏了。他又后悔了，自己下雪来打扫卫生。”小女孩讲的是普通话。她停下滚得已经大过篮球的雪球，直起身问我。

“嗯，你从哪儿来？你真是太聪明了！”

“我是西安人。开学推迟了，我假期作业作完了，妈妈奖励我才出来玩的，我们后天才报名。”

“哦，欢迎你！你这个想法好啊！你猜得太对了！自己做错事了，当然得自己想办法来改正的。”我给予她热情的肯定！

“老天真是这样想的？”

“当然，谁都会有出错的时候吗！做错了，改了就还是好样儿的！”

小女孩满意地笑了。我也跟着她笑。这爷孙俩，显然是来村有日了。

我在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做错了一些，但还很不容易得到改正。

五

毕竟是春天了，到下午雪停了。雪一停，即刻就融化掉。听说四点钟高速路口已经开放了通行。

“你看，有点晃晃太阳了！”一个抬头望西边天空的客人说。只过了几秒钟的时间，等我回头看时，这说话的人还望着西边，但他又不言语了。因为他已经看不见刚才看到的事实。太阳，又给一片淡云遮住了。

看到有新加微信的湖北客人在朋友圈晒他们返程行走“安康麻城”高速路上行车的视频。我跟帖回复：“走结冰的路，开车要慢，祝一路平安！”

化雪的晚上，温度低。雪没有再下。“正月十五雪打灯”。这雪明天还会下吗？明天，可是村里为客人准备了好久的一场元宵节民俗舞龙、舞狮、表演灯会节目哦。夜里，查看手机上最新的天气预报。真是天遂人愿，明天晴。

化龙山赋

鄢海燕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震旦纪时，深海无边。亿万年前，印支燕山，南北相拒，海退陆显。巍巍巴山，起于西南，坪峦叠嶂，岭壑勾连。万峰云天，雄奇秀险，陕南极顶，化龙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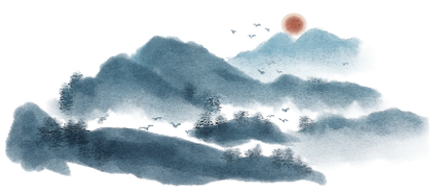
地属秦楚，势走西东，天化其境，地蕴其雄。盘踞于厚壤，峻极于苍穹，插银汉而崛岧，挂天阙而嵘嵘。风雨不足蚀其魄，雷霆不足夺其坚。上接九天，下泽黎元。汇岚河以济汉水，发竹溪以滋东南。丰腴以养民生，古老以馈化衍。会临绝顶，倚仙霞而旷望，觉大湖其如盂，视江流其如线。瞻斗牛之云际，西则昆仑，东眺鄂豫，北盱秦岭，南顾渝川。

远观其山也，风云变幻，汇千溪以泽万物，群岭逶迤，偎主峰而抱河谷。雾色腾跃于诸峰之上，云海倾泻于山川之间。郁郁乎松柏为衣，淡淡兮云烟为冠。入其山也，阴阳律变，气象万千。谷涧风啸，麓顶云狂，巅涌雪浪，坡溢草芳。山时而环转，水时而回川。峰千重而刚棱，岭万态而迷眼。宿星辰于崖隙，吐雾岚于山涧。断壁互峙，危岩相连，天然造化，神鬼俱叹。有金狮照宝，有雾锁龙盘。有峡留奇书万卷，有峡欲飞渡临仙。林间物语，紫气山岚，碧水流泉，瀑群奇幻，白龙直泻于万壑之底，长虹镶嵌于千峰之间。云中极顶，俯瞰绵延，霞彩流于空明，笙管鸣于云间。蔼蔼竹海，茵茵草甸。连仙岛云上，探玄门幽远。

若夫山中阴阳，一日之内，一山之中，麓野扶光旋旋，山间寒裳翩翩，岭外赤鸦炎炎，山巅云雨潺潺。山中景色，四时变换，冬降万谷同素，玉龙飞天；春暖芳菲漫道，千峰俱妍；秋染层林山涧，万叶飘丹；夏送清爽山岚，遗韵江天。

山中风物，上天惠眷，峥嵘济世，滋养万年。嘉木森森，奇木蔽天。有树大盖孤垂，有木独劲霄汉。苔生石上，翠叩穹苍。溪边横生古藤，绝壁倒挂松寒。其松或挺或蟠，似濯似染，若语若嫣。虬枝枯藤，禽鸟争鸣于上；茂林修竹，灵兽逐戏其间。奇花艳艳，引蜂飞蝶舞；芳草萋萋，藏虫鸣蛙喧。圣果呈于柔枝，仙草生于荫砭。珙桐银杏，长序榆伴，云杉冷杉，对话流年。至若奇禽异兽，千状万类，潜藏林苑。云豹金钱豹，荫翳伺猎，金雕共鹰隼，山中盘旋，黑熊笨重，锦鸡轻便，林麝跃于危岩，獐羚游于林瀚。

一山一物，藏万象奥妙之机，一阴一晴，幻千般莫测之理。黎民所共赖，邦家之佑崇。盖一山之兴替，察一地之衰荣。天书玄玄，弥载造化之泽；洞府幽幽，溯看古今之变。老君留迹，八仙炼丹。龙门廖乾五，狮坪有“二严”。百万顷膏壤，五千年文史。星移斗转，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宏业兴叹。山滋人以德，人赋山则灵。谓巴山儿女，精雕山水家园。



流水是一个岛

王典根

流水镇古名柳树铺，因铺地店旁有四条溪流汇入汉江，加之盐茶古道扎脚歇店的来陕入川商贾口音错讹，而得名“流水店”。从地图上看，流水镇所处地域为槽谷地带，两面是山，中间是河，山水相间，山环水抱。流水岛犹如撒在瀛湖中的一个籽粒，好比隔绝喧嚣的港湾，好像乐不思蜀的驿站。

自小喜欢流水，喜欢河网密布的汉江，每当提起“流水”两个字，便会倾心神往，更不消说投身那蔚蓝色的波涛之中，或者在湖边漫步。九十年代，去流水街，必坐班车、走山路、乘火车，从新庄码头登船，行走约四十多分钟船程，湖天之间便呈现一座犄角岛屿。

当步入古色古香的石板路，方觉流水岛妩媚，方觉老街古朴清幽，脚下一簇簇浪花从湖面奔袭而来，在岸边像鞭炮炸响，形似礼花飞沫，像晨雾又像细雨。山尖在虚无缥缈间，人入其境，车停路沿，货在门前，南来北往的商贩把流水古街挤得水泄不通，更显得街短巷窄道少镇太渺小。从踏板下船，行之不远，只见巨石篆刻“流水古镇”的牌坊。

流水岛因“天下只有三分月色，七分流水”，又称“天下流水”。年少时，我居住的香炉山与流水岛仅一河之隔，看似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父老乡亲只能“听水响，看水流，人在山上为水愁”。彼时，因河面交通制约，去流水岛没有固定班船，上岛被视为畏途，也就从未踏足而行。遥想当年，父辈们在漫天灰土的山路，每人赤脚草鞋的装扮，从香炉山徒步乘竹筏渡湖上流水街交公粮，即便没遇风浪，往往清晨起程，日暮才抵达也不足为奇。若遇风浪天，即便驾船高手，也只能望河兴叹，掩门避客。

天地从未辜负过每一处山水，大手笔拦江造湖赠予了流水岛开阔的原野和广袤的沃土，也珍存了千余年的农耕文化，滋养了与山水一样胸怀质朴的居民。我第一次踏上流水岛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随货船在街上购年货，那个时候，岛上虽然风光旖旎，有青砖、黑瓦、古刹、吊桥、古门窗、码头墙、石板街、吊脚楼、石码头等，但放眼望去，不少建筑破败，那种荒凉围堵顿时伤感涌心尖，无心游览古镇。

流水岛虽地理位置优越，水运得天独厚，但在历史上也几经兴衰。据《县志》记载古镇东南陈家坝，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后因汉江洪水经常泛滥，才逐渐废止。明清之际，由于汉江航运的发展，古镇成了入川下汉口的重要码头，又加之本地盛产漆、麻、耳、茶叶等农产品，古镇又成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地，一时间商贾云集，许多人逐渐喜欢上这山这水。曾是汉江“黄金水道”的重要码头，南入巴蜀、西行长安、连接川渝的交通要道，现在每到旅游旺季，从安康瀛湖的火石岩码头乘船沿蜿蜒曲折的瀛湖上行两小时左右，瀛湖两岸秀美的湖光山色所陶醉，烟波浩渺的瀛湖湖面上，一座座雕梁画栋，飞檐吊角，青砖黛瓦的马头墙建筑群若隐若现，似海市蜃楼般地浮现在眼前，让人耳目一新，宛如步入人间仙境。

流水是古镇，掰着指头向前数，至少有五百年以上的镇龄，移居至此的是湖广人，会种稻、会养蚕、会兴藕、会采茶、会钓鱼、会种果，既巧借流水鱼宴、鱼米之乡、丝茶飘香吸引八方宾客。当地居民对岛屿的人文遗存更是如数家珍：有闻名川陕的祖师殿、世人敬仰的将军墓、名垂史册的“谢青天”墓、蒿满石苔的梳妆台等，还有油坊、酒坊、竹编、根雕、奇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流水岛多风少土，常受河风肆虐，树不易长大，但一河两岸的排排柳树却茂盛不衰，湖面的涟漪中倒映着两山的花草树木，满岛琵琶树、柚子树、核桃树、桂花树、老茶树等。流水码头入口处附近和镇政府门前，有几株柳树，像岛上的长者，从容无语地默默坚守，见证流水古镇的变迁，让风雨中的湖光山色不再孤独。

流水镇巴掌大之地，只有一条主街和几条巷道，却养育了两万多人，每次向别人推介自己之时，伪称是流水人，现在撤村并镇之后，当然是名副其实的流水人了。

每年夏天，我都会沿石板街走一圈，沿着百步梯子坎逐台阶向上爬。那是一条迤逦陡峭的步道，从老街一直延伸至山顶，气喘吁吁地登上峰顶，站在山巅，极目远眺，远山如黛，群岛逶迤，云雾升起，恍若游女踏浪而行，在湖的舞台上翩翩起舞，亦真亦幻。傍晚，去老码头四方亭楼静坐，看着青山绕湖、高天映湖、云霞罩湖，看着清新的茶园，看着西坠的晚霞，映着潋滟灵动的波光绚丽如画。

安康散文简史

卢云龙

第十二节 安康散文的评论与批评

文学评论，是整个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事业的繁荣，既有赖于作家的创作，也离不开评论家的分析研究。文学作品，不但是读者阅读、鉴赏的对象，也是评论工作者研究、评论的对象。好的文学评论不但能帮助读者正确地鉴赏、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而且有助于作家总结创作经验、理解各种文学现象，从而推动整个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视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文学评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实际的文学场域中，文学评论远不如文学创作那样受重视。2021 年 8 月，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把文艺评论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就需要我们文艺评论工作者加倍努力，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文艺评论氛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安康文艺评论事业起步于改革开放前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得到迅猛发展。田尔斯、姚维荣、李钦业等一批评论家在这一时期崛起，并在陕西省内外形成了一定影响。1998 年 8 月 13 日，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首批会员 32 人，标志着安康开始形成一支有组织的文艺评论家队伍。

安康较早从事文学评论与研究的是田尔斯先生。他 1963 年从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即来到安康工作。1977 年由中学语文教师岗位调入文艺界，从事文学辅导、研究、编辑《汉江文艺》。曾任《汉江文艺》主编、文研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首届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1977 年开始撰写评论文章，迄今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评论文章近百万字，遗憾的是未有评论专集出版。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在安康师专中文系从事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写作课教学的谢林、姚维荣、李钦业、管兴武、余海章及《安康日报》编辑李大斌等相继开始撰写文学评论，扩大了安康的评论队伍。尤其是姚维荣在当代文学教学之余，日渐介入安康地方文学研究。80 年代中期在《安康日报》连载了他写作的对安康小说、散文创作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文章，引起文坛注目。此后逐渐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安康文学的研究与评论，相继在《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文化艺术报》《人民论坛》《中国图书评论》《解放军文艺》《小说评论》《青年作家》《当代文坛》《西北师大学报》等中省级报刊发表文学研究、评论文章一百五十余篇，获国家级、省市级协会各类评论奖二十余项。1995 年、2000 年先后出版文学评论集《文苑采英》《路遥小说人物论》《论路遥的艺术观》(与人合著)，2008 年他退休之后至 2018 年的十年时间里，相继推出 210 万字的六卷文集《文学论丛》《汉水人文》《沧桑岁月》《红尘一梦》《桑榆拾萃》《长河入海》。同时主编了《安康当代文学史》《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安康中学校志》《安康师专校志》《安康学院校志》等，还参编了《安康文化概览》《中国当代文学新编》《当代中国文学专题史》等，可谓蔚为大观。由此，他成为安康首届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在职期间主讲现代文学的李钦业，在以主要精力从事钱钟书、郁达夫、凌叔华等研究的同时，也不断把视野投向安康文坛，为张宣强、马建勋、傅世存、杜光辉、张德森等的小说、散文创作撰写了评论文章，先后在《名作欣赏》《小说评论》《演讲与口才》《小说与戏剧》《台港文学选刊》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评论文章八十余篇，获评论奖多次。1997 年出版文学评论集《沉思集》，受到李锐等专家学者的好评；此外，他还参编了《当代散文百家鉴赏》《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精神》等学术专著。李大斌、马千里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教学之余，也撰写了不少文学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文章，1996 年至 1999 年分别出版了评论集《走近美神》《生存的人景》《诗美集》。此外，马建勋、田昌发、余海章、刘继鹏、张虹、戴承元、雷升录、崔化荣、寇安炳、周龙田、张胜利、方晓蕾、章涛、王世录、邹棠华、况汉英、吴大康、崔有第、陈启安等也都在本职工作之余，撰写了数量不等的各类文学评论文章，为繁荣和发展安康的文艺评论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以上文字综合《安康当代文学史》《山花烂漫——安康文艺界成果汇集》而来，当然，其中所列名单也是以写有散文方面的评论而来的)

进入 21 世纪后的这二十余年里，安康的评论跃上了新的台阶与站位，有了属于“安康味道”独特的声音和在陕西甚至全国层面上的评论家。2003 年安康师专(今安康学院)成立了安康地域文化研究室，开始了有组织地系统研究安康地域文化的工作，开拓了本土作家、评论家文学创作、研究的视域，有助于他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增强创作研究的地域特色，加之数位中学教师的加入，形成了以姚维荣、戴承元、孙鸿、朱云、杨明贵、韩文霞、唐玉梅、李爱霞等人为主的学院派评论队伍。而在安康本土上成长起来的各个方面的“民间”评论家，也形成了以叶松铖、张枫、方琛、李焕龙、曾德强、龚仕文、梁真鹏、叶柏成，以及笔名槐籽等一大批爱好评论的非学院派评论队伍。两支队伍融合发展，形成互补，就像乘坐行进中的火车，当你望向一侧，势必会错过另一侧的风景。而平行运行的这两支队伍，或许可以帮人看一看那一侧的风景，弥补这个遗憾；当然也可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通过交流合作实现共同成长。而本节所要书写的，则一定是与散文相关的重点评论作者和评论文章，甚至是有关安康散文的批评或批判文章。

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朱云副教授写了一篇《关于加强新时代安康文艺评论建设的思考》发表在了 2022 年第 1 期的《汉江文艺》上。文章说，文艺的地方路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地方”与文艺的关系之所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文艺生产离不开“地方”参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人都生存于一定的地域文化空间，其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无法脱离该文化空间的影响……另一方面，艺术生产又会通过“地方”故事的塑造再生产“地方”形象，从而为地方文化精神的重构提供精神资源，并以此增添和丰富其文化内涵。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地方文化往往因为优秀艺术家的点染而魅力倍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浙东文化、沈从文与湘西文化就是著名的例证。就此意义而言，安康的文艺创作一方面离不开安康地域文化精神的滋养，另一方面又承担着讲好安康故事，重塑安康地域文化精神的责任。所以，重视文艺创作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和功能，就是要加大对安康地域文化精神内涵和特质的研究，就是要引导安康的文艺创作自觉表现安康优秀的地域文化精神，就是要鼓励安康的文艺家以优秀的文艺创作去丰富安康的地域文化内涵，就是要通过安康文艺对安康形象的塑造，讲好安康故事。

安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叶松铖在 2021 年 11 月 12 日的《安康日报·文化周末》上，刊发有一篇《正确的文艺观是强壮作品根骨的滋养》的文章中说，安康文艺评论界要勇于作为、勇于发声、勇于批判，在新的历史时期，担负起安康文艺方向引领的重任，要把责任感、使命感、道德感，作为强化自身品格修养的能动力，具体要在夯实三种能力上下功夫：一是鉴别能力。评论者要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善于发现和抵制一切有违艺术道德准则的行为，要克服不讲原则的好人主义，严格遵循艺术标准，讲真话、实话，不看别人脸色，不畏惧名气大小，一句话，要有敢于有“剜烂苹果”的勇气。二是鉴赏能力。我们不只要用批评的眼光，更要用审美的眼光去探视和发现真善美的东西。随时关注和呵护新人新事，对那些有潜力、有个性、有思想的文艺人才，我们要及时地、有效地给予关怀和引导，要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三是思辨能力。思辨能力是一个评论者内在修为的反映。从事文艺评论必须要有坚实过硬的学养基础，对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理论要做到消化吸收，同时还要正确使用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思辨能力，也是一个成熟的文艺评论者所表现出来的辨识度，它具有一种哲学的睿智——透过现象发现本质，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作家、艺术家带来一种全新的启迪。

叶松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笔者撰写本书查阅大量报刊、书籍资料时，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都会读到叶松铖的评论文章，甚至引用他的大幅段落来强化佐证、书写作者的创作态势。他在《文学需要批评》(见 2018 年 7 月 20 日《安康日报·文化周末》) 一文中反复强调，文学需要批评，其实是说文学创作需要一种提醒的声音，一种敢于揭短亮丑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一定悦耳，不一定让作家的内心受用，但它可以帮助作家摆脱虚浮、自大、狂妄的心态。现实中这种声音很细微，甚至很弱小，而恰恰因为这种细微和弱小的存在，中国的文学才保留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清醒。……一个伟大的时代，除了诞生伟大的作家外，还应该诞生伟大的批评家。事实上好的作品是“批”不倒的，真理愈辩愈明。批评就是磨刀石，作品这把刀，只有放在它上面反复磨，才会显现锋芒，昭示真理！

而这，正是笔者书写本书时所持之态度。

(连载四十)